

[美] 杰姬·柯琳斯精品集

●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赌博人生



内 容 提 要

西方黑社会的历史，就是一部暴力、乱伦、欺诈、行贿受贿与上下勾结的历史。

本书是最新一部揭露美国黑社会内幕的惊人之作。

作者，美国著名女作家杰姬·柯琳丝，被誉为当代西方畅销小说家中的超级巨星，她的作品多以西方社会纸醉金迷、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为背景，描写人性的冲突，命运的赌博，道德的沦丧，精神的空虚。她的几部长篇小说都贯穿着男子争雄、女子斗艳、尔虞我诈、不择手段的角逐。故事情节之曲折紧张，人物形象之丰满生动，文笔风格之精湛泼辣，使为之倾倒者不计其数。

然而，珂琳丝的作品之具有迷人力量，与其说是由于她笔下那博大恢宏的豪华场景和两性缱绻、风云多变的传奇故事，倒不如说是由于作者透过一切浪漫高雅的虚浮表象，点破了社会黑幕后面的淫靡与野蛮，揭露了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的复杂，向人们显示，人类文明发展史也是人类与自身的丑恶陋性斗争的历史，耐人回味，发人深思。

《赌博人生》(原名《机遇》)是继《好莱坞贵妇》、《好莱坞大亨》和《情侣与赌徒》之后，于1981年推出的佳作。它的问世再次轰动整个西方社会，同年在美国就连续再版十数次，销量逾千万册，并很快被译成几十国文字。

本书沿着漫长的年代描写了一个黑社会家族60多年的发展史。男主人公基诺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，在纽约贫民窟长

大，天资聪颖。恶劣的环境造就了他好勇斗狠的性格。在继母的唆使下，他十几岁便开使寻花问柳。英俊的外貌，魁梧的体魄，使他情场得意，小小年纪便成了猎艳老手；在身为无赖的生父影响下，他从小就走上了盗窃行凶的黑道。以后，一次偶然机会使他为参议员的夫人克莱娜看中，在这位贵妇人的提携下，基诺跻身于上流社会。与政府要人的勾结，使他生意兴隆，声威显赫。然而黑社会间的明争暗斗又使基诺屡遭凶险，几度锒铛入狱，爱妻惨遭杀害，自己被迫流落他乡。人过中年，基诺归国重整旗鼓，希望安度余生，不料亲生儿子达里奥被黑社会头目恩齐奥收买，刺杀父亲未遂却被教唆者杀害。基诺的女儿勒基继承父业，杀死了劲敌恩齐奥，报了数桩血仇。

女主人公卡里是个黑人姑娘，她13岁就被自己的舅舅和外祖母逼迫走上卖笑生涯，备受蹂躏，历尽艰辛。一次偶然的機會使她得遇基诺，一夜恩爱种下终身情愫，卡里因此生下一子，取名史蒂文。史蒂文大学毕业后成为一位有名望的律师，他与勒基邂逅相遇，相互爱慕，想不到他所钟爱的女子竟是他的同父胞妹，他经受不住这一打击，遂远遁他乡。

美国社会现实中的固疾在书中反映得淋漓尽致，丑恶的暴露在所难免。用历史分析的眼光对某些地方加以冷静积极的评判，这是我们对读者的一点希望。

1977年7月13日,星期三 纽约

科斯塔·齐诺科蒂望着坐在对面的姑娘,一张雕有花纹的办公桌将他和姑娘隔开来。姑娘连珠炮似地讲着,伴着激烈的手势,还不时地耷拉着脸加强语气。天哪!自己怎么会钻出邪念?科斯塔恨自己胡思乱想,可是,姑娘太富于性感了,他真是从来没有见过……。

“科斯塔?”姑娘厉声问道,“你在听没有?”

“当然在听,勒基小姐,”科斯塔急忙回答,心里却惴惴不安。勒基小姐身材修长,亭亭玉立,年纪27岁左右,反应敏捷。也许她知道科斯塔心在想些什么。

勒基小姐就是他的莫逆之交基诺的女儿,放荡的女人、率真的孩子、桀傲不驯的千金、妖冶的妇人,这就是科斯塔对勒基的了解。

“你知道,”勒基从女式挎包里摸出一盒香烟说,“我父亲现在回国来根本不是时候,你一定要想法阻止他。”

科斯塔耸了耸肩。这妞有时候也显得太傻了。基诺想干啥,她怎么能指望谁阻止他。她作为基诺的女儿,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一点。不过,有其父必有其女。基诺和勒基父女俩太相象了。都有一张极富于性感的脸,橄榄色皮肤,乌黑的大眼睛深陷下去,目光咄咄逼人,宽厚的嘴唇肉感很强。只是鼻子不同,基诺的鼻子粗大,高高地耸立着,而勒基的鼻子娇小玲珑。父女俩都是满头黑色卷发。勒基的卷发蓬成一团,披在肩头,基诺虽然70岁出头了,依然满头好发,浓密乌亮。

科斯塔沮丧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秃顶——这不仅仅是秃顶——这是一块沙漠地,一张空空如也的头皮,没有一丝头发。不过……,自己已满68岁了,人到古稀之年,还能期望什么?

“你打算劝他吗?”勒基劈头问道:“你会劝他吗?”

科斯塔心想最好别提这件事,因为此时基诺坐的飞机正在城

市的上空转圈子，他很快就会降落，重返家园，很快就会重操家业，勒基只得面对这个现实。

史蒂文·贝克莱正在他朋友杰里·迈耶森的办公室里伏案疾书。办公室在3楼，十分安静。史蒂文同杰里讲好了，如果他想清静，白天下班后可继续在杰里的办公室工作。真是好极了，这里听不到电话响，也没有来客。他自己的办公室不论白天黑夜，简直是一座疯人院。就是在自己的卧室里，电话也响个不停。

史蒂文伸了伸腰，一看手表，已经快9点半了，他轻声地诅咒了几句，时间溜得真快。他立刻想到了爱伦，犹豫，是否给她打电话。他们本来约定上剧院去，可是史蒂文未能赴约。不过这正是爱伦的可爱之处——什么都不会惹怒她，她对一切都顺其自然——无论是史蒂文失约上剧院，还是向她求婚。三周之前，他向爱伦求婚，她欣然答应了。史蒂文并不感到新奇，因为爱伦身上并没有新奇之处。不过，他的前妻茜茜离开他之后，谁还需要新奇呢？

史蒂文已经38岁了，需要一个安定的生活，而爱伦虽然芳龄23岁，却愿意与他结婚。

史蒂文·贝克莱是一名出色的检察官。当黑人开始走运时，他巧逢时机；大学学历，法律系毕业，人也血气方刚。凭着他的学识，机智和敏锐，他在事业上左右逢源，干得得心应手。史蒂文还是一位少见的美男子，有6尺多高，长着运动员的体魄，一双绿眼睛炯炯有神，一头黑色的卷发，橄榄色的皮肤。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长得多俊，这样反而更吸引人。他周围的人被他的外表、风度弄得神魂颠倒。人们以为他盛气凌人，却发现他彬彬有礼，以为他目中无人，却发现他善于体贴，容易相处。

史蒂文熟练地将卷宗分类，一一放在公文包的隔层里。然后，环顾了一下办公室的四周，熄了台灯，向门口走去。这一段时间，他正全力以赴，调查一个重大案子，现在案子已快揭晓，他也感到疲倦，不过这是一种愉快的疲倦——他热爱艰苦的工作，它带来的快

感胜过性的满足。这倒不是史蒂文对性爱没有追求，而是对女人要有选择。同茜茜在一起，性爱却变成了难以自拔的窘境。要早听母亲的劝告，没有娶这个小女人就好了。不过，人在感情冲动的时候，又有谁去听规劝呢？

同爱伦在一起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爱伦是一位大家闺秀，史蒂文的母亲对这桩婚事衷心赞同。“娶她吧，”她对儿子说，而且儿子也有这个打算。

史蒂文朝办公室最后望了一眼，然后向电梯走去。

达里奥·桑塔杰洛咬紧嘴唇，竭力不叫出来声。一位瘦削的黑发男孩压在他身上。

达里奥意识到自己连男孩的姓名都不知道，只不过又是一位黑头发的小伙子而已。那有什么关系？他再也不想见他第二面了。他需要的是做爱，与所有的男孩做爱。他忍不住笑起来了。这就是寻欢作乐的名字，不是吗？

达里奥下床来，向浴室走去，发现男孩仍然默默地望着他。让他瞧吧，让他望吧，反正要一脚将他踢了。

达里奥走进浴室，将门锁上，在浴盆里放满热水。他总是喜欢事后立即洗澡。做爱时，快乐如在天堂，可是一完……他就爱把它忘掉……，忘在九霄云外，直到另一个黑头发男孩出现在他的地平线上。他坐在浴盆里，往身上打肥皂，拧开淋浴的冷水龙头，冲洗全身。他希望黑发男孩不会久呆。也许要给点钱才能把他打发走吧，通常二十块就够了。

达里奥披上浴巾，照一照镜子。他今年26岁，可是看上去象不到20，身材修长，一双条顿人的绿眼睛，一头金发直立着。他的外表酷似他的母亲，与父亲基诺，姐姐勒基却没有丝毫相同之处。

达里奥弄好了，回到卧室。男孩已经穿上了肮脏的牛仔裤、T恤衫，背向着屋，望着窗外。

达里奥走到梳妆台面前，从一扎钞票中抽出两张10块的。他

在卧室从来不放大笔钱，那样会惹小偷眼红的。

他清了清嗓子，让男孩知道他在那里：转过身来，接过钱，走你的路吧——他无声地吩咐。

男孩慢慢地转过身来，好象没有得到满足。

这里奥拿着两张十块的钞票。“给你，用做车费吧，”他和颜悦色地说。

“去你妈的，”男孩气冲冲地说，手里拿起一串钥匙，叮当地摇着。

这里奥感到一阵惊恐。他讨厌惹事，讨厌暴力。这家伙要惹事了。他在街上与这男孩相遇，男孩不邀而来，从那一刻起，他就预感到男孩会找麻烦的。通常，是达里奥本人先去接近其他男子的，因为尽管他长着满头金发，一双绿眼睛，他看起来并不象搞同性恋的，倒象一位正人君子，穿着很注意，总是一身流行的男式服装，走起路来总是装出男子汉的气概。他格外注意自己的举止风度，既然父亲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自己也只好乔装打扮了。

达里奥小心翼翼地 toward 卧室门退去。他的写字台里放有他的护身符——一把小口径手枪。如有盗贼破门而入，他就用手枪吓跑。

黑发男孩笑着说：“哪儿去？”他的声音带着奇特的鼻音。

达里奥快退到门边了。

“别惦记你的枪，”男孩说，“已经在我这儿了，还有这一串钥匙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是你的钥匙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我们俩都给关在这套房间了，关得比卡特总统的屁股还要紧。我敢打赌，伙计。”

男孩不慌不忙地从牛仔裤里抽出一把亮晃晃的尖刀，刀叶足足有 10 英寸长。“你爱搞同性恋，”他嘲笑说：“那么我就同你搞一个真格的，叫你一辈子也忘不了。”

达里奥站在门边，一动也不动。他脑子却迅速地闪过无数念头。这男孩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想于什么？要多少钱才能把他打发掉？

他最后想到：男孩是勒基派来的吗？这个臭婊子想把他干掉。

吗？

卡里·贝克莱虽然年过六旬，但看起来风韵犹存。她每天坚持打四轮台球，保持身体苗条、健壮。一头黑发卷在脑后，用两只钻石发夹夹住，衬托出她的面部轮廓：高颧骨，斜眼睛，厚嘴唇。卡里向来不是个美人儿。年轻时是个风骚娘们儿，情欲旺盛，现在，黑头发流在脑后，淡淡的胭脂，华丽的服装，自制力强。受人尊崇，撩人心怀。好一位黑人贵妇，历尽人世艰辛，终于跻身于白人上流社会。

卡里驾驶着一辆深绿色的小车，紧靠着路边缓缓行驶，想找个地方停车。她的嘴唇紧紧地绷着，怒火在她心中燃烧。多少年已经过去了，她的隐私早已埋葬。而现在——电话上响起了一个无法辨认的声音——她却在夜里驱车穿过纽约大街一向哈莱姆驶去，驶向她早已埋葬的过去。

这是敲诈勒索，是赤裸裸的讹诈。

她看见亮了红灯，便停住车，闭上眼睛。这一瞬间，她想起了自己的儿子。史蒂文事业发达，受人尊敬……。上帝！要是他知道了实情……，简直不敢想象。

一辆小车从卡里后面疯狂地响着喇叭，她将车闪开。然后，她拍了拍躺在她座位旁边的钱包。这是一个漂亮的钱包，是史蒂文送给她的圣诞节礼物。儿子的品格可以说是白璧无瑕，他一生犯过的唯一错误只是娶了茜茜为妻。而现在，茜茜已经离开了儿子，一去不复返了。

卡里叹了口气，将手伸进钱包里，手掌感觉到冷冰冰的手枪。闪光的金属……具有制服一切的威慑力。

卡里但愿不到万不得已不动用枪，可是她知道非动用不可。于是，她又叹了一口气……

基诺·桑塔杰洛感到疲乏不堪。已经飞行很久了，最后 10 分钟才着陆。他紧了紧安全带，灭了嘴上的雪茄，只待重新踏上美国故土。在国外呆得太久了，现在就要重返家园，一种甜蜜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

一位空中小姐从基诺的身旁轻捷地走过，对他嫣然一笑：“一切都好吗，桑塔杰洛先生？”她问道。每过 10 分钟，空中小姐都要过来问候一下，什么“一切都好吗？”“来一杯饮料好吗，桑塔杰洛先生？”“来一本杂志看，如何？”

“吃点东西好吗，桑塔杰洛先生？”

就是总统也享受不到这样无微不至的关照。

“我很好，”基诺对姑娘说。姑娘长得挺漂亮，基诺一眼就能看出，她是一位风骚女人。

“哦……”她格格地笑着，“我们很快就到了。”

的确，他们很快就要到了。纽约，他的故乡，他的领土，他的家园。他流放在以色列倒还不错，在那里感到惬意松弛。可是，不久又给放逐到意大利，一去就是整整 7 年。

基诺看了看手表。这是一只饰有宝石的金牛表，是 10 年前一位金发电影明星送给他留作纪念的。他叹了口气。眼看就要回家了……很快就得与勒基和达里奥相处……孩子们正需要父亲的主意。

“要点什么东西吗，桑塔杰洛先生？”空中小姐扭着腰从基诺旁边擦过去。他摇了摇头。

很快…很快…

勒基离开了科斯塔的办公室，在走廊里的女厕所旁边停下来，照了照镜子，对自己的脸色很不满意：满脸倦容，眼皮下布满了黑圈。她需要去度假，晒一晒太阳。可是，眼下她抽不出身去，因为事情还没有办完。

勒基仔细地化妆，擦上红粉、口红和眼影膏。然后头一扬，将

她那一大团喷气式卷发打散，用手指按平。

她穿着一条牛仔裤，裤脚扎在长筒皮靴里。上身穿的是一件淡蓝色的丝绸衬衫，钮扣大部没有扣好，一对乳房透过丝绸明显可见。她从挎包里拿出一根金项链，随便挂在脖子上，又戴上一对金手镯，戴上一对金耳环。

勒基准备进城去，她讨厌回到自己的空荡荡的家里。

她离开厕所，急忙向电梯走去，她那表情多变的脸上眉头紧锁。脚上那双价值 200 美元的帆布靴子的后跟踩在地上嘎吱嘎吱作响。科斯塔毕竟老了。他的忠诚跑到哪里去了？自己真是傻瓜，以前竟没有看出来。

勒基看了看表：9 点 30 分。同老家伙白白浪费了两个小时。“他妈的！”她失声骂出来，又急忙望了望四周，怕让人听见了。其实，天色已晚，人都走光了。巨大的办公大楼里连个人影都见不到。

电梯来了，勒基走进去。她心事重重：要是父亲真的上路回家了，怎么办？能跟父亲将生意情况讲清楚吗？……父亲会听她讲吗？也许会……因为她毕竟是桑塔杰洛，基诺只有两个孩子，其中一个就是她。7 年来，她做了很多事情，决不可小看。当然，科斯塔对她的帮助不小。不过，基诺回来后，他还会站在她那边吗？

勒基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好样的，基诺，她的父亲。是父亲教她如何经营，如何击败竞争对手的。可是，她现在不再是小姑娘了，基诺得承认现实，不能再对她发号施令了。她不会让步的。权力——烈性催化剂。基诺的家业现时是她在掌管，而且她打算长期掌管下去。基诺必须接受这个现实。

勒基走进电梯时时候，史蒂文·贝克莱正在看报，连头都没有抬一下，目光接触往往造成错觉。又是老一套寒暄话：“今天天气真热，”再不然就是“今天天气真好。”在电梯里谈话纯粹是浪费时间。勒基也没有注意到史蒂文，她在埋头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电梯开到中间楼层的时候，突然一阵翻肠倒胃的震动，停了下来，灯光也熄灭了，将他们俩留在黑暗的深渊中。

达里奥和那位穿牛仔裤的黑发男孩同时移动，可是达里奥动作快些，先溜出卧室，随手将门关上。正巧，钥匙在锁眼上，达里奥立即锁上，于是男孩给锁在卧室里了，但他自己也给男孩反锁在套间里面了。达里奥诅咒这种双保险系统。他用这套保险系统，只是想防止外人进来，想不到自己却反给别人锁在自己房间里了。他们俩都给困住了，他妈的。怎么办？报警？那样会闹笑话的，警察只能破门而入，结果又会怎么样呢？他将不得不承认一位疯子流浪汉给锁在他的卧室里，身上还带了一把刀，更糟糕的是，流浪汉是个同性恋者，这真丢脸。警察会发现他是搞同性恋的。上帝呀，消息会传到父亲耳里去的……。

不，达里奥不打算报警。

当然，这种困境要是勒基遇上，她准会知道怎么对付的。勒基对任何情况都能应付自如。可是，既然男孩有可能就是她指派的，他怎么能求助于她呢？这个臭婊子勒基。

这时候，只听见一阵猛烈的踢门声。达里奥一个箭步窜到写字台旁，打开抽屉一看，手抢果然不在了，他吓出了一身冷汗。男孩现在刀枪都有，随时都可能用枪将卧室的门锁击穿，脱身出来。

恐惧象一股电流击穿了达里奥的全身。

就在此刻，突然房间里的灯全熄了，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。达里奥同那陌生的暴徒给锁在死一般的黑暗里。

卡里·贝克莱肯定自己迷路了。哈莱姆的街道她从前很熟悉，现在却显得丑陋、陌生了。她坐在带空调的小车里，望着车外那些令人绝望的街道。破烂的洒水龙头将一股一股水喷在汗淋淋的人身上，三三两两昏昏欲睡的人群没精打彩地靠在墙边，蹲在房屋废

墟的台阶上。

卡里不该坐自己的小车来，该坐辆出租车。不过，谁都知道出租车不敢贸然闯入哈莱姆，特别是在这种热浪烤人的天气里，当地人热得烦躁，怒气一触即发。

卡里看见了一座超级市场，于是把车开到市场旁边的停车场，干脆下车步行。街上毕竟还是人来人往，不会不安全的。况且，她还拥有最好的保险，一张黑肤色的脸。她可以在调钱柜台问路，因此最好把小车留下，只是得小心，不要把车牌搞混了。

卡里将车停好，步行到超级市场。尽管是黑皮肤，她很引人注目。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无法混在人群中，但太晚了，她的衣着，她的气派雍容华贵：钻石发夹，钻石耳环，还有钻石戒指，这些珠宝她都忘记取下来了。

很快就有两个小伙子盯她的梢。她加快了步伐。

一位姑娘坐在调钱柜台面前，无聊地用牙签清洁牙齿。

“请问……”，卡里开口问，她话还没有问完，周围就陷入一团漆黑。

基诺对飞机的颠簸并不感到难受，反倒觉得抖来抖去好玩。他一闭上眼睛，就感到自己仿佛驾着游艇在浪涛滚滚的大海里乘风破浪，开着货车沿着陡峭的山路一颠一簸的，他始终不明白，为什么有人会怕坐飞机。

基诺瞧见过道上有一位瘦削的金发女人独自走过去。她紧紧地握住一个长颈小酒瓶，大口大口地喝酒。

他微微一笑，安慰她说：“这只是夏天的风暴，用不着担心，我们就会平安着陆的。”

金发女人放下酒瓶。她大约 30 出头，穿着考究，风姿绰约。基诺对女人的象貌颇有鉴赏力，他对此感到很自豪。他毕竟品尝过最漂亮的女人：电影明星，舞女，贵妇人。是的，他对女人是独具慧眼。

“我……我受不了这种颠簸，”她承认道，“我对此恨极了。”

“到我这儿来吧，我握着您的手，壮一壮您的胆子。”基诺建议道。

金发妇女对通过肉体接触壮胆求之不得，她犹豫了一下，问道：“您能保证吗？”可是，基诺还没有来得及答话，她就来到他身边，将安全带系好，紧紧抓住他的手。

基诺并不在意，只要她感觉好些就行了。

“您准是觉得我是个胆小鬼，”她说，“不过有人倚靠，我的心情没有那么紧张了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我明白您的意思。”基诺望着机窗外下面的灯海，纽约城，夜景美极了。

“啊！”突然他禁不住喊道。

“什么？”金发妇女吃惊地问道。

“没有什么，”基诺漫不经心地说。金发妇女已经够紧张的，基诺说出来怕她神经受不了。天哪，要是她也看见了他眼前的一切，准会激动万分的。

纽约从基诺的眼前消失了。城中的万家灯火犹如海市蜃楼，令人眼花缭乱，瞬间却化为乌有，只留下无边无际的黑暗。他听说过不少游子还乡的奇迹，不过这些都是无稽之谈。

基诺 1921 年

“别这样!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这个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再告诉我一遍。”

“基诺，别这样……真的……别这样。”

“但你喜欢这样……”。

“我可不喜欢，就是不喜欢。哦，基诺！哟…哟!!”

还是老一套。别这样，基诺，别乱摸，基诺。别摸这里，基诺。可是，每次结局都是皆大欢喜。

基诺有个绰号叫做公羊。的确，附近街坊搞小姐搞得最多的要算基诺了，他当时才 15 岁呢。

基诺·桑塔杰洛。一个讨人喜欢的男孩，一个说话急促的男孩。他眼下寄居在第 12 对养父养母家里，急于找机会出去闯一闯。

基诺是在 1909 年 3 岁的时候来到纽约的。他的父母，年轻的意大利夫妇听说在美国容易发迹，于是决心去碰一碰运气。他的母亲米娜当时妙龄 18，是个漂亮的小姐。他的父亲保罗还不满 20 岁，年少气盛，充满幻想，想在美国这个大千世界大干一番。

工作很难找。米娜在一家被服厂干活。保罗是碰到啥干啥，有时还干些非法的活儿。

基诺的父母干活的时候，就将他托付给邻居大嫂照看，他很听话。每天下午 5 点半钟，母亲就来接他回家，因此每天他都盼着这个时刻早早到来。

基诺 5 岁那年，有一天，他的母亲没有来接他。照看他的那位女人火冒三丈：“你娘哪里去了，怎么还不来接你？”她一个劲地对基诺大喊大叫。

基诺哪里知道！他只好眼泪往肚子里吞，耐心地等待。

晚上7点钟，他父亲来了，满脸愁云，看去好象老了10岁。

这时候，只见照看基诺的女人气冲冲地说：“你得多付钱给我，明白我的话吗？5点半孩子就得接走。我过时不候。”

顿时，父亲和那位女人大吵起来，先是互相对骂，接着又是讨价还价。当时，基诺虽然才5岁，也看出了他父亲不是生活的强者。

“妈妈在哪里？”基诺问道。

“我不晓得，”保罗咕噜了一下，便将儿子背在肩上，急忙回到家里。其实，他的家仅有一间屋子，吃睡都在那里。

米娜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她干活那家工厂的一位经理也失踪了。经理已年过半百，有三个女儿。基诺长大后，将这三位姑娘一个一个地找来玩弄了。他认为这是报仇雪耻，其实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复仇而已。

自从米娜跟人私奔后，基诺家的生活每况愈下。保罗的脾气变得乖戾、暴躁，对基诺动不动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基诺才7岁，就上医院去了7次。不过，他是个硬小子，自我保护的能力强，很会躲闪父亲的拳头。基诺对父亲的一肚子气没处发泄，就揍他的女朋友，不少女孩子都挨过他的打。保罗因虐待儿子给送进监狱，基诺也初次尝到了孤儿院的滋味。与孤儿院相比，在家里与父亲过生活还犹如天堂呢。

保罗很快就尝到犯罪的甜头，因此什么事他都来者不拒。这样，监狱成了他的第二个家，基诺在孤儿院呆的日子也越来越长了。

保罗不是蹲监狱就是搞女人，他叫她们“臭婊子”。她们只想跟男人“睡觉”，他向儿子传经送宝，“女人只配给男人玩。”

有时候，基诺在家里看见父亲象公牛一样扑在女人身上。他感到又是厌恶，又是刺激。基诺14岁那年，自己也去嫖了一个老娼妓。那妓女索取了他20美分，口中骂个不停。

基诺在一群朋友羡慕的目光下，得意扬扬地走了。“还不错，”

他说，“挺带劲的。”

“下次再来，小子，”老娼妇嘀咕道。基诺虽然年仅 14 岁，他的男子气却得到回报。

到了 15 岁，基诺已是少年老成了，机智伶俐，懂得该说的才说，不该说的就守口如瓶，受到街上顽童的羡慕和尊敬。大孩子们常常约他合伙干一些小活。小姐们对他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。

大人对基诺都有所提防。15 岁的小子眼光却象大人的：阴郁、冷漠。尽管他脸上时常挂着微笑，身上却有一种叫人害怕的东西。

基诺个头不高，只有 5.6 尺。他对此很遗憾，便拼命地锻炼身体：跑步，打棒球，压腿，前滚翻，伸腰运动，等等。

基诺长了一头黑色的卷发，他也很不满意，于是就擦发油将卷发梳平。

他的皮肤黝黑，发亮。脸上长有粉刺。他的朋友有谁长了粉刺都觉得很难受，唯独他觉得是锦上添花。

按传统的观点，基诺长得并不帅——鼻子太大——嘴唇多肉，不过他笑起来挺迷人的，露出一排大牙齿。

基诺·桑塔杰洛自有他独特的魅力。

“基诺，别这样！”

“没有关系，萨茜。我发誓！”

姑娘没有反对。基诺懂得取悦姑娘的秘诀。他还在 12 岁的时候，他的第 4 个养母就教会她怎样对付姑娘。这一课他终生受益匪浅。基诺有了这一绝招，便比其他男孩高一筹。基诺明白：重要的是要使姑娘们喜欢，渴望，甚至乞求。他的朋友们对他的马到成功羡慕不已，可是他对自己的绝招从来就是守口如瓶。

“我们不该这样，”萨茜挺认真地说。然而她的脸颊却泛起快乐的红晕。

“为啥不该？不是很快乐吗？”

姑娘格格地笑着表示同意。

基诺穿好了衣服，准备从那座又脏又冷的废旧停车房撤退。

“我得去见我的哥们儿，”他找了个借口。

“我们很快又见面吗？”

“那可不，我总是在这附近。”

萨茜一扭一扭地走了。于是，基诺双手插在裤兜里，洋洋得意地从另一个方向走了。

他的哥们儿正在骂他。这里的一群顽童，在一家药店外面逛来逛去。

“今天晚上我们怎么打发掉？”基诺问道。

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嚷着，想到了不少主意，可是最后还是问当头的：“你说干什么吗？”

“我说我们要玩个痛快，”基诺断然决定。正好是星期六晚上，而且他刚做了爱，心情特别愉快，虽然基诺身上只有几个铜板响，脚上的鞋子满是洞，他的养父养母讨厌见他，那有什么关系？他想快活快活，难道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吗？

于是，他们象一群耗子，由基诺领头，向城里走去。基诺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，时而跳起来，时而前俯后仰。这一伙小地痞一路上见到姑娘就又是吹口哨，又是脏话调戏：“小娘们儿，咱们想跟你睡一觉！跟你睡一觉，就是坐牢也心甘情愿！”

基诺首先发现了一辆小车停在路边，而且钥匙还在里面呢，运气真好！转眼间，顽童们就一窝蜂挤进了小车，而基诺闪电般地跳上驾驶台，将车开动了。他辍学后曾干过一个月的汽车修理活，对小车比较熟悉。现在他立刻意识到该由他来掌握方向盘了。小车的齿轮开始碰撞了几下，接着就正常运转了。

一路上空寂无人，海上吹来阵阵寒风，在空中呼啸，这有什么关系？孩子们跑到海边，尽情地叫呀，笑呀，捡起沙块打沙仗。

可是，巡逻警察紧握着枪，耐心地守在那辆被盗的小车旁，静候他们。